

都是在里面阅读书刊，有的是在温习功课或撰写论文或完成其他的作业，因为里面特别安静、冬暖夏凉。我在中文系作家班学习期间创作的那些作品，多数是在图书馆阅览室里面完成的。”

课后的快乐

迟子建在发表的一篇日记里写道，她在夜里做了一个梦，分外难受，醒来后电话铃正好响了，她跑去一接，原来是久无联系的杨争光。她说：“我曾经去过他的家乡乾县的一个小村子，那是深秋时分，夜晚时他家场院一盏昏暗的灯吊在树上，照着满头披挂的玉米串和地上铺着的麦秸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的家人为我们用锅烧了开水，水装在一个个大碗里，同行的人都捧起碗来嘘嘘地喝。而杨争光则在外面询问他弟弟化肥够不够，还需要什么。就在那一路上，杨争光讲了与他爱人杨玲的恋爱经历。杨玲也是乾县人，单纯美丽。”她还回忆起，“记得在西安的那两年，周末时杨争光和杨绍武常常叫我去他们所在的政协聚会，不过是吃碗泡馍，说说文学上的一些事，高兴了还咿呀地拉上一段二胡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离开西安已有六年了，我忘不了那里的黄沙和悬挂着牛、羊肉的沿街铺子，忘不了那里好吃的水晶柿子。什么时候能重回西安坐在大学南路的一家铺子里，亲切地再吃一碗泡馍呢？”

难怪迟子建曾说西北大学的经历令她“魂牵梦绕”，原来，这不仅仅包括“老师们课堂上的精彩讲述，同学们课下的自由交流，古城春时的风沙和秋时的明月，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……”，居然还包括大学南路和大学南路那间铺子的羊肉泡馍呢！

第二期学员中的大姐李玉真与记者聊起作家班时，忍不住咯咯直笑。她说：“路遥的弟弟王天乐，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伙子。”有一天，两人从刘建勋老师那里修改完论文后相约到城墙下去逛一逛玩一玩，作家班学员都特别喜欢西安的城墙，认为它是古文化的一种象征。他们一起在食堂吃了饭，王天乐骑自行车带着大姐李玉真，一路高兴地唱陕北民歌从西北大学到城墙下。王天乐是陕北人，能用最纯正的陕北口音唱最正宗的陕北民歌，城墙下、护城河边人群熙熙攘攘，王天乐不以为然，继续放声高歌，很是不好听。李玉真说：“这就是作家！”

来自湖北的唐卫是一个书商，他出手大方，时常请人陪他吃饭，并高价收购班上同学们的书稿。据渭水回忆，有一日，唐卫请几位同学到一家广东餐馆吃饭，酒楼老板说：“你们是文人，能不能让我会会东坡先

生？”当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，老板急急地说：“如果能得到东坡肉的秘方，生意准翻番，到时候诸位吃肉免单。”渭水并不说穿而是揶揄道：“东坡先生早改行写诗了。”老板愤然：“放着钞票不挣，去写没人看的诗，真是有病。”一声吆喝，东坡肉上桌了。

难忘师生情

吴克敬在《梅花酒杯——写给我的老师蒙万夫》中深深怀念这位敬爱的老师，他说：“蒙万夫老师，对我在生活方面的关注大于写作”。梅花酒杯其实只是十分普通的一只陶瓷酒杯，因为上面烧制了一株凌霜傲雪的梅花，便深得蒙万夫老师喜爱，后把它送给了吴克敬。

当年是蒙万夫老师写信给还在乡下做着木匠活的吴克敬，使他毅然踏上了报考西大作家班的路程。初次见面，吴克敬在花团锦簇的西大校园里打听蒙老师，想不到竟一下子打听到了他的当面。

在蒙老师的安排下，他们一起吃了顿饭，简简单单的几个小菜，一瓶红西凤酒，两人便吃喝得很开心。发现吴克敬生活拮据，蒙万夫老师和李成芳老师一道前往宝鸡，帮他谈成了一本报告文学的写作出版合同。他写道：“不知高低、不晓深浅的我，向蒙老师海聊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与追求，兴之所至，还会一个蹦儿跳起来，好一番手舞足蹈。”“蒙老师也说了他自己。分明有着长期压抑的情感，像垒积起来的一座山，让年届50岁的蒙老师要喷发了。当我听到他喉咙里一声低吼才起，便有火山般挟雷裹电的岩浆喷薄而出，整个人颤抖得像是一场地震，他顺势抱住身边的一棵大树，那是一棵榆树，有碗口粗的样子，正是榆钱儿闹枝的季节，在蒙老师剧烈的摇撼中，榆钱儿像是星光洒下的雨珠，失魂落



第二期作家班成员为西北大学捐赠校训石